



马克思主义和语言问题
——詹明信的文学批判

袁文彬◎著



中山大學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马克思主义和语言问题

——詹明信的文学批判

袁文彬 著



中山大學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主义和语言问题: 詹明信的文学批判/袁文彬著. —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5. 2

(新视野学术文库)

ISBN 978 - 7 - 306 - 04071 - 8

I. ①马… II. ①袁… III.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 语言哲
学—研究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31359 号

出版人: 徐 劲

策划编辑: 熊锡源

责任编辑: 熊锡源

封面设计: 林绵华

责任校对: 林彩云

责任技编: 何雅涛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 - 84111996, 84111997, 84113349, 8411077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880mm × 1230mm 1/32 10.75 印张 27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献给我的母亲朱万珍

序言、从语言学到马克思主义

第一章 语言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之概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语言学之概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研究的结合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语言学之发展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意义

上编 语言学理论

第二章 语言理论

第一节 语言之定义
第二节 语言之起源
第三节 语言之分类
第四节 语言之功能
第五节 语言之发展
第六节 语言与社会
第七节 语言与思维
第八节 语言与艺术

第三章 语言与社会

第一节 语言与社会之关系

目 录

导论：从语言批判到意识形态批判..... 1

第一章 语言哲学的马克思主义之维 24

第一节 马克思的语言哲学观 28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相关性 37

第三节 巴赫金：抽象客观主义与个人主观主义
语言观的融合 41

第四节 詹明信：对语言的辩证思考 48

上编 结构和历史

第二章 语言模式 59

第一节 语言学史一瞥 60

第二节 范式转换：从历史比较语言学到共时语言学 63

第三节 从实体论到关系论：实在论与反实在论 72

第四节 唯心主义语言观和唯物主义语言观 80

第五节 辩证法的语言和语言的辩证法 88

第六节 历史与结构（共时/历时） 93

第七节 语言模式的局限性 101

第三章 詹明信对俄国形式主义的批判 106

第一节 詹明信对俄国形式主义的解读 108

第二节	元评论	117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和形式主义	124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和内在形式	133
第五节	形式和内容	142
第四章	詹明信和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	149
第一节	詹明信和结构主义方法	150
第二节	詹明信和后结构主义	154
第三节	总体性和后结构主义批判	158
第五章	詹明信和德里达的对话：延异与历史	170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和解构主义的相遇	171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和解构主义的语码转换	175
第三节	黑格尔传统的永久回归	185
第四节	解构中的重构	195
第六章	詹明信和保罗·德·曼：政治无意识和语言无意识	201
第一节	马克思和德·曼：如何以言行事	203
第二节	讽喻式的修辞阅读	208
第三节	从文本到政治：阅读的意识形态	215
第四节	詹明信和德·曼的分歧	219
下编 文本的意识形态		
第七章	詹明信对意识形态的建构	227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谱系学中的意识形态理论	228
第二节	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弗洛伊德和拉康	232
第三节	詹明信的意识形态理论	242

第四节 詹明信意识形态理论的困境·····	244
第八章 詹明信的元批评诠释学·····	247
第一节 叙事、历史和诠释学·····	247
第二节 符码化的生产方式·····	250
第三节 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辩证法·····	254
第四节 政治无意识的后现代解读·····	260
第五节 认知测绘模式·····	264
结束语 辩证批评，抑或折衷主义？·····	271
附录 韩礼德真有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吗？·····	283
参考文献·····	302
索 引·····	316
跋·····	327

导论：从语言批判到意识形态批判

罗蒂 (Richard Rorty) 在《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 的导论中指出, 西方哲学自笛卡尔以降, 历经洛克、康德等人的发展, 一直延续着一种基础论的大计划, 希望证明人类的心灵结构乃是我们对世界的知识之基础。20 世纪的分析哲学继承了这个大计划, 只不过是将“心灵”换成了“语言”, 相信语言就是这个大计划所追求的地基, 将地基的结构加以严格分析, 我们就可以对语言所再现的世界本质, 以及使用语言并被语言塑造的人类心灵本性获得透彻了解^①。作为重要哲学的意识哲学让位于语言哲学, 语言哲学成为语言转向之后的研究潮流, 此之谓语言转向。在语言转向的大背景之下, 产生了语言批判 (*critique du langage*)、语言学批判 (*critique de la linguistique*) 以及语言哲学批判 (*critique de la philosophie du langage*) 等问题^②。维特根斯

^① Rorty, Richard, *The Linguistic Tur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p. 3-5.

^② Lecercle, Jean-Jacques, *Une philosophie marxiste du langag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04, p. 19, p. 47. / *A Marxist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rans. by Gregory Elliott,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6, p. 15, p. 45. 马克思主义语言批判不在于澄清语词对思想的遮蔽作用, 而在于批判语言学中的唯心主义倾向; 对语言学的批判在于批判语言学中的自然主义以及对悬搁历史等倾向的批判; 而对语言哲学的批判在于批判占主导地位的语言哲学, 批判其功能性、透明性、系统性等, 然后反其道而行之, 提出了不同的语言哲学原则, 即: principle of non-immanence; principle of dysfunctionality; principle of opacity; principle of materiality; principle of partial systematicity; principle of historicity.

坦在《逻辑哲学导论》中首次提出语言批判问题，他说“所有哲学就是语言批判”（All philosophy is “critique of language” / Alle Philosophie ist “Sprachkritik”）^①。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批判”在于解除语言使用对思想的遮蔽，揭示语言真实的逻辑形式，划定言说与显示的界限。迄今为止，明确提到马克思主义语言批判的是 Jean-Jacques Lecercle 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②。是否有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所以，他说：“说没有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框架范围内，还没有系统理论如在政治经济学或美学领域一样来讨论语言问题；另一方面，沃洛希诺夫等^③马克思主义者又对语言哲学问题作出了有益探讨和贡献，还是存在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传统（La tradition marxiste）^④，此依据为我们探讨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这同时也为我们开辟了语言哲学研究的新领域。这里存在两个问题：一，我们研究的作家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二，我们从这些作家或明或暗

① Wittgenstein, Ludwig,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5, pp. 62 - 63.

② Lecercle, Jean-Jacques, *Une philosophie marxiste du langag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 de France, 2004. / *A Marxist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rans. By Gregory Elliott,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6.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列宁、巴赫金（沃洛希诺夫）、詹明信、哈贝马斯甚至加塔里（Guattari）和德勒兹（Deleuze）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论述语言哲学问题的讨论，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研究要从相关作品中找到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两者之间的相关性（relevance）和邻近性（proximity）。Lecercle, Jean-Jacques, *Une philosophie marxiste du langag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 de France, 2004, pp. 47 - 130. / *A Marxist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rans. by Gregory Elliott,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6, pp. 73 - 138.

④ Lecercle, Jean-Jacques, *Une philosophie marxiste du langag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 de France, 2004, pp. 73 - 74. / *A Marxist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rans. by Gregory Elliott,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6, pp. 73 - 74.

的只言片语中如何找到蛛丝马迹来建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问题。如果说语言是一种社会实践形式，如果说人类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那么，语言和阶级斗争就必定有着紧密联系，阶级斗争也必定会通过文本深层的意识形态斗争在语言文字符号的表层结构体现出来。

如果说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批判在于解除语言误用对思想的遮蔽，那么，马克思主义语言批判则在于批判语言学中脱离社会历史语境的唯心主义倾向，从而将语言研究导向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从语言批判出发，还引出语言学批判和语言哲学批判等。比如，Jean-Jacques Lecercle 在《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中批判了乔姆斯基的语言学，认为“语言学造成了伤害”（la linguistique a fait beaucoup de mal/Linguistics does a lot of harm），并且批判了乔姆斯基语言学中的四个倾向，即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l'individualisme méthodologique/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拜物教（fétichisme/fetishism）、拒斥历史（le refus de l'histoire/refusal of history）以及自然主义（le naturalisme/naturalism）倾向^①。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以下命题：语言是实践形式（une forme de praxis/a form of praxis）；语言是历史现象；语言是物质现象（un phénomène matériel/a material phenomenon）；语言是社会现象；语言是政治现象；语言的功能就是主体的生产^②。语言不仅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和场所，也是将个人转换成主体的工具和场所。既然语言是人类实践的一种形式，而人类历史又是阶级斗争史，那么，语言和阶级斗争就有着不可割舍的关系。语言

① Lecercle, Jean-Jacques, *Une philosophie marxiste du langag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04, pp. 36 - 37. / *A Marxist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rans. by Gregory Elliott,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6, pp. 34 - 35.

② Lecercle, Jean-Jacques, *Une philosophie marxiste du langag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04, p. 131. / *A Marxist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rans. by Gregory Elliott,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6, p. 140.

是一种实践形式，对于各种文学/文本而言也是如此。文本因而成为阶级斗争的场所和工具，它包含着不同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各种意识形态共存的话语空间。文本中的各种意识形态是如何互相斗争和显示出来的，就成为了我们的研究对象。

“语言哲学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目前具有特殊的迫切性和重要性。”^① 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出发点是理解语言的本质。理解语言的本质首先要研究物质与意识、人的本质和实践之间的关系。但仅仅研究物质与意识、人的本质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对语言展开哲学分析。关于语言与外部世界的问题，关于语言与意识的问题，关于语言在思维或认识中的作用问题，关于语言形式对内容的影响问题都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所要探讨的对象^②，简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关于语言的思考主要集中在语言作为实践或实践意识以及对语言历史的强调^③。以往的语言研究将语言和现实分裂开来，而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则是要重建语言和现实的某种关系，这是马克思唯物主义语言观区别于其他唯心主义语言观^④的根本点所在。语言是我们交流思

① Vološinov, V. N.,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rans. by Ladislav and I. R. Titunik,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9.

② Vološinov, V. N.,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rans. by Ladislav and I. R. Titunik,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and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9.

③ Williams, Raymond,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20.

④ 批判语言学中唯心主义倾向的专著还有：Talis, Raymond, *Not Saussure*, Macmillan, 1988; Jackson, Leonard, *The Poverty of Structuralism*, Longman, 1991; Timpanaro, Sebastiano, *On Materialism*, Verso, 1980; Coward, Rosalind & Ellis, John, *Language and Materialism*, Routledge, 1977; Kinloch, C. Graham, *Ideology and 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Theory*,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1981; Hampton, Christopher, *The Ideology of the Text*,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0; Schalkwyk, David, *Literature and the Touch of the Real*, Newark: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2004 等，均已在参考文献中列出，不再一一列举。

想的工具，也是我们自身的存在状态。恪守语言的工具性，是语言学家关注的语言自律性问题；突破语言牢笼，将语言置入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语境即他律性是文学/文化批评家的兴趣所在，也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研究的目标之一。语言并非中性的“零度写作”，无法脱离言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并充满了意识形态因素，因此，从语言内部批判到语言外部的意识形态批判是语言本身的逻辑发展之必然，这也顺应了当代批判叙事从语言到话语的转向。拙著将以美国文学/文化批评家詹明信^①作为个案研究来探讨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相关问题。

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从传统的政治、经济领域渗透到语言、文化等领域，它是对经典/正统马克思主义（classical/doctrine Marxism）的扬弃和发展。“文化逻辑”（cultural logic）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文化批评家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文学/文化理论的发展。这种新马克思主义在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扬弃的基础上，发展了其对世界、语言、文化、认知测绘（cognitive map-

^① 当代文学/文化批评家 Fredric Jameson (1934 ~) 的中文译名有杰姆森、詹姆逊、詹明信等，本文统一为詹明信。其《马克思主义与形式》、《语言的牢笼》、《政治无意识》被伊格尔顿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三部曲（trilogy），奠定了其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文化批评家的地位，《政治无意识》的出版标志着他成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MacCabe, Colin 说他“也许是当今用英语写作的最重要的文化批判家”。其相关介绍可参见：Grodan, Michael & Kreiswirth, Martin 主编的 *The Johns Hopkins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 & Criticism*,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424 - 426. 他在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2) 中首次提出“文化逻辑”概念。卡西尔曾早于詹明信提出过相类似的概念，但在当代文学/文化批评领域内，还是詹明信明确提出“文化逻辑”这一概念，是否受到卡西尔的影响，暂无稽可考。本论文在引用詹明信的作品时，以英文原文为基础，也参照了相应的中文译本，下文不再注明。

ping)等方面的开拓,其中以詹明信为杰出代表。语言既是我们批判的工具,也是我们批判的对象,即对工具的批判。批判的工具不能代替对工具的批判。分析哲学家们对语言的批判侧重于语言本身的谬误;对于尼采、保罗·德·曼等人的“修辞阅读”而言,则在于展开对现代性危机的批判,这重现了本体论/认识论的固有分歧。无论是对工具本身的批判,还是将语言作为工具展开批判,我们都称之为语言批判,但批判的对象和目的迥然不同。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问题就是一种语言批判,它既把语言作为武器展开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也对语言本身展开批判,工具的批判和批判的工具同时展开。我们以语言作为批判工具,切入到后现代的各种文本,揭示隐藏在文本背后的各种被压制的无意识,这是马克思主义语言批判所关注的焦点。

在捍卫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立场上,詹明信将马克思主义从语言领域扩展到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在后现代语境下重新诠释了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反映论”到巴赫金批判个人主观主义语言观和抽象客观主义语言观、“对话论”语言观,再到詹明信对语言的辩证思考,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基本上走过了直接反映论/机械反映论——对话论/语境论——辩证论/超越论这么一条历史发展轨迹。“反映论”认为社会存在/劳动产生语言,而语言也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提出语言是社会现实的直接反映,在此背景之下,产生了庸俗马克思主义,这种语言观有滑入机械因果决定论窠臼的倾向^①。并且,这种语言观以历史发展作为参照系,难以揭示语言符号内部的共时静态运作,而把语言问题置入到语言的外部研究,诸如劳动等对语言的外部决定性因素等,这无法解释语言内部的运作,很难对语言的性质作出科学的诠释,遭到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批判是语言学发展的必然。沿着笛

^① 这主要是针对庸俗/机械马克思主义而言的。

卡儿、康德、索绪尔等认识论的发展轨迹，不是先有存在，再由语言来表征那个社会存在，而毋宁是说，语言本身就是先验的存在，其意义由语言内部的符号运作才能产生。单个符号不能形成意义，符号只有在一定的关系网络互动中运作才能生产意义。

詹明信不断强调其对语言哲学的态度不同于其仅作为语言学家的态度，但是其语言分析的方法还是出现了不少盲点，如对索绪尔的误读等，这理所当然遭到了 Harris^① 等语言学家的批判。从技术层面上讲，语言学家的分析更符合语言学研究本身的内在规律；对于文学/文化批判家而言，其语言分析模式对文学/文本的解读也许更富有启发意义，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局限于细枝末节的具体语言分析，以论证孰是孰非，而要领略詹明信语言模式所带来的启发意义，以及其背后隐藏的黑格尔式辩证法的幽灵，从而在领略詹明信思想魅力的同时，也揭示其思想的局限性。詹明信不局限于仅对语言作内部分析，而是将语言分析模式引入更为广阔的社会语境，为其批判当前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提供了理论上的先导力量。本文将沿着索绪尔开辟的现代语言学道路，过渡到俄国形式主义批判，再深入到法国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语境

① 在关于对詹明信解释作为 signifier 的 “image acoustique” 时，Harris 说道：“This gives the impression of having been written by someone who had many years ago attended an undergraduate course in linguistics, but sat in the back row and whiled away most of the time doing crossword puzzles instead of taking notes. Unfortunately, it is not a-typical of the level which is often attained nowadays when Saussure is discussed under the rubric of ‘critical theory’ or ‘cultural studies’”. 詹明信的原话为 “The acoustic image of signifier is made up of a series of differential or distinctive features. Our perception of a given phoneme is a differential perception, which is to say that we cannot identify a word as a singular masculine noun without the same time apprehending it as not being a plural, or a feminine word, or an adjective.” 作为文学/文化批评家，詹明信对索绪尔语言学的相关概念确实存在一些误读。参见：Harris, Roy, *Saussure and his Interpreter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0-11.

中来领略詹明信思想的当下意义，并对詹明信理论的盲点给予批判，揭示该语言模式的意义及其局限性，凸显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层面与索绪尔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相关性。

詹明信在冲破语言牢笼之后构建了其马克思主义诠释学的批评模式，以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为双重视角，揭示隐藏在文本深处的政治无意识形态，阐明了当前资本主义无深度感的平面文化逻辑，运用的是其符码化的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所有文本深处的潜在意义无不通过表层的语言和叙事来完成，因此，历史是存在的，但是我们无法把握，我们只能通过语言和文本无限接近历史，揭示遮蔽在历史深处的断裂、压制、阉割的焦虑，而这一切又因为语言符号的欺骗性使得这种焦虑被掩埋在历史文本的记忆深处。对詹明信而言，必须以意识形态（否定诠释学）和乌托邦（肯定诠释学）作为双重视角来解蔽隐藏在文本/历史深处的政治无意识，使得马克思主义诠释学成为不可超越的语义地平线。马尔库塞批判资产阶级的语言为单向度的语言^①，是资产阶级用于维护其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是阿尔都塞所言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顺此道路，马尔库塞批判了分析哲学如塞尔等对透明性语言的分析，他们陷入了语言的牢笼而不能自拔，无法用福柯那双“权利的眼睛”揭示隐蔽在语言背后的权利、知识、意识形态。詹明信对语言/文本的意识形态的解读与马氏的资产阶级语言批判不无亲和力和力。将索绪尔语言学模式作为隐喻根植于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框架系统本身也并非无懈可击，其局限性究竟在哪里？其意义又究竟在何方？

^① 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在《单向度的人》（*One Dimensional Man*）中批判了英美分析哲学的透明性，认为是一种单向度的语言。参见：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张峰、吕世平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 p. 71。

二

詹明信以语言批判作为出发点，以意识形态批判为最终目的，实现了其从语言批判到意识形态批判的话语转向。语言作为一种比喻模式，为其提供了文学/文化批评的分析工具。但是，詹明信并不具备分析哲学家的严谨，对语言模式本身的局限性并没有作出具体的分析。语言模式毕竟不同于特定的社会历史实践，例如，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交换词语，但是在社会实践中，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地改变劳动力、资本、市场等其他要素，语言模式和实践模式具有某些不可通约性。西方哲学自柏拉图以降预设了一个认知主体和一个认知客体，到了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17世纪理性主义时期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哲学追问是主体如何认识客体以获取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其核心是主体的认知能力，即主体性问题。语言转向之后，结构主义将主体性化简为语言问题，即索绪尔的 *langue*（语言系统），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将其化简为话语（*discourse*）^①。主体性消解于语言系统

① 对于“discourse”这一词汇，并没有单一的意义。当然，“话语”既可以指说话者之间的对话，也可以指语言成分连接起来的方式，以便于构成大于语言成分之和的意义结构。所以，话语是现代批评理论中使用范围最广、定义繁复多样、意义至关重要的一个术语，它始于新批评派的文学批评，20世纪50年代后作为一个重要概念流行于语言学界，成为现代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话语语言学或篇章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经过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和理论家的精细加工和发展，将其用于对制度、学科和知识分子的研究，从而成为现代和后现代社会中建构人类主体的最重要工具。不同理论家对于“话语”的解释不尽相同，使其造成了多义性。对于福柯而言，不同的社会实践和机制是由话语构成的，并且处于不同的话语形式之中；利奥塔的“话语类型”（*genres of discourse*）和福柯话语概念有些相似之处。共同之处是，当涉及我们如何理解文化和社会问题时，被理解为话语的语言起着最先的作用。参见：Edgar, Andrew, and Sedgwick, Peter, *Cultural Theory and the Key Concept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p. 116 - 119; Mills, Sara, *Discours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p. 1 - 7.

或话语系统中。主体就如同语言一样，是一个非人格化的系统，而且，语言的运作不受主体控制。后现代社会将主体置入到非人的境遇，将人的各种欲望压制成了无意识形态，即弗洛伊德所言的“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压制了“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所以有了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Eros and Civilization*）^①，文明压制了爱欲。后现代境遇中的主体所显示出来的精神分裂症状不过是冰山一角，其深层运作机制如同水平面下隐藏的冰山，即拉康所言的 S/s。詹明信的任务就是要通过语言表层的符号运作揭示深层的无意识机制，对詹明信而言，主体的异质性消解在同质性的资本逻辑中，当下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因而成为其研究的核心。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压制性方面，詹明信和后结构主义/结构主义一脉相承。对詹明信而言，晚期资本主义形形色色、琳琅满目的差异哲学背后隐藏的是马克思主义所言的“经济决定论”，而经济决定论的运作方式受着“生产方式/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主导话语的影响和控制。问题因而凸显，詹明信一方面在主体性消解方面、异质性方面和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调情乃至合谋；另一方面又坚持马克思主义主导叙事。主导叙事和这些异质性微观叙事在本质上不尽相同。

西方哲学历经本体论、认识论以及 20 世纪的语言转向。从追问何为存在到追问我们何以认识存在，以及到我们用什么认识存在，这一轨迹表征了从实在、心灵（认识）到语言的转向。语言转向之后，人们意识到我们是在用语言认识实在以获取关于世界的知识，其核心问题主要围绕在知识如何获取和习得的问题上，只不过是语言转向之后，他们将一切复杂的知识问题转化成语言问题而已。语言知识是自我建构还是与外部世界息息相关？

^① Marcuse, Herbert, *Eros and Civilization: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Freud*, Boston: Beacon Press, 1974.